

今日黄薇

且行且吟

天上的村庄

■柠檬

三年前有一次徒步杨岙林场近三十里路，沿途全方位欣赏秋日美景，感受江南的北疆风情，突然就对徒步产生了浓厚兴趣。想起洋坑深处还有几个村庄不曾涉足，决定第二天便往洋坑方向继续徒步。

洋坑属屿头乡，其下有一段峡谷名石人峡，美丽动人，尚在开发。第一次来洋坑，曾被山村的质朴宁静吸引，依山而建的石木房屋错落有致，连接各家的石级与石头小路乌黑发亮，泛着岁月的光泽。村头便是两溪交会处，潺潺溪水、清丽鸟鸣与鸡犬之声相融，让人心生愉悦。在乌石小径上流连，抚摸着石头围墙，看参天的银杏古树，自在而欣喜。

从洋坑出发，沿溪而上，满目青山，竹影婆娑，溪瀑在深深的峡谷里跌宕，林间鸟鸣婉转，徜徉在静谧的小道上，呼吸着清润的空气，一路舒爽。偶一抬头，高高的天空中有索道在运送从山顶砍伐的木头，仿佛蓝天里的一小块乌云。

穿行在峡谷，过一片密密的竹林，眼前豁然开朗，阳光沐浴在对岸一座高耸的山峰上，盘山小路之上，梯田井然，山脊线上零星的杉树直刺云天，拐弯处隐约还能看到村口的房子。有农人在田里干活，隐隐的房子若在山巅，这是个仿佛在天上的村庄，令人向往。于是加快速度，很快就到了村口，路边的三个团箕里正晒着黄豆。

这个天上的村庄即栅头村，站在村口遥望，眼前是一坡坡茂密的翠竹，山风阵阵，竹海波浪起伏。除位于村口的村委会房子稍新，是幢水泥房，房前有块稍宽敞的水泥地可以停车外，这个建在山坡上、梯田与树林间的山村全是石头房子。村前村后都是莽莽大山，村后的山更为连绵高峻，村子里的两条溪流水势也颇壮观，长年清澈见底、水声轰鸣。那些石头房子依山势而建，密集得很，房前的空地上栽

有很多梨树，可以一窥曾经的繁盛。一些房子已倒，残墙上爬满青藤，房间里花草盛开。冬日阳光下，村子略显温暖与寥落，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坐阳光下取暖，这些常住民也都已上年纪，基本都是七八十岁了，偶有六十多岁的算是年轻人。

让我非常讶异的是村里的溪流上方、残墙之上到处爬满一种蔷薇科蔓生灌木高梁泡，稍不小心就被划得鲜血淋漓。用它酿的果酒芳香馥郁，我便常常来摘。有次遇上村里老爷爷庙里的老寿星日，四散各地的村民纷纷回家庆祝，少有的热闹。那时，每位村民都热情邀请我留下吃饭。

只是每次去，都看到房子在不断地倒塌，完整的房子在渐渐减少，这也是一个正在消亡的村庄，我觉得应该留下它的影像，于是再一次来到栅头村。

雨中的栅头村别有风韵，石头村庄润泽异常，撑伞走在高低曲折的石级、长满野草的院落与断垣残壁间，寂寥而忧伤的感觉便弥漫开来。这里的石墙都是各种颜色的小石头堆砌而成，色彩斑斓如油画。一六十开外的村民热心带我去看村庄的每一处，向我介绍那规模最大的一处断垣残壁曾是地主家的四合院，后分给了十二户村民。还带我去看他前几年住过的地方，如今已是荒草藤萝遍布之处，说是现在的住处是向已去宁波生活的村民买的。

在这里，八九十岁的山民们都还是好劳力，梯田的生机都是靠他们维系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勉耕耘，自给之余还能有些微薄收入。遇到一位九十多岁的婆婆，拿出自己种的番薯定要我带回家，只因我陪她聊了会天。她曾生养过六个子女，如今却孤单地生活在寂寞的村里，从来没有子女孙辈的探望。日子，似乎从来都是一个人走过。幸好

阿婆身子还硬朗，一切生活所需尚能自力更生，种了好多番薯、土豆与蔬菜，稻子是种不了了，村人会送她一些。阿婆家的房子门面还结实，但后面已摇摇欲坠，下雨的日子里面也下雨。不过阿婆很开心，说现在政府每月会发给她一百多元，等明年攒够了就修一下房子。这样一项面对老人的惠民政策，在城里似乎没什么感觉，但在贫穷偏远的山村里，却无异于雪中送炭，给了多少困苦中的老人生之希望。

不论多么贫困偏僻，不论多么人烟稀少，村里最好的建筑往往是庙宇，五部半山村如此，栅头村也如此。栅头的村庙位于山谷另一边的丛林之间，静寂无声，却干净整洁。心中有信仰，再难的日子都可以过得心气笃定。如《心经》曰：“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过最简单的生活，面对世间一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而心无挂碍。这，也许是宗教之所以能长久流传之根本吧。

午后两三点以后的栅头村，云雾渐浓，从溪谷里蒸蒸日上，在屋顶上飘渺灵动，仙境般梦幻。站在村后的梯田间，看烟云在山间屋脊上流连，看远处苍莽大山，真正是“野静连云卷，川明断雾销。”绝美的山村！如何利用这里的美景、梯田、水源、空气、建筑与乡土气息，让村民生活富足起来，让这样的山村永续，让农耕文明不断断脉，吸引村民回归创业，吸引外人来寻找心灵的的悸动从而留恋，而不是简单的一拆了之，该是基层政府的迫切之事。

回到村口，两只小狗狗依然在台阶上互相依偎着取暖；山村的桂花浓香四溢，弥散于青润舒爽空气中，沁人心脾；云雾仍然在身前身后、或远或近的丛林山峦间飘荡。

我上车、回转，凄美、寂寥的栅头村消失在林间云雾中，不似人间。



皱纹是一条路

（外二首）

■叶廷玉

皱纹是一条路
切割生命，通向死亡
一路上，长满荆棘
没有鸟语花香

哦，一条道路之后
是另一条道路的人生

推倒尘世的栅栏
人间辽阔
人间焰火明灭

风筝浪漫在蓝天
小虫吐绿，笑容
烘干泪水
心中的孤雁
啼白爱的
初霜

钓上一船乡愁

甜睡在花香中的村庄
裹着一层黑色的轻纱

梦之船，在鼾声中荡漾
溅起朵朵温柔的浪花

窗前，闪光的银钩
钓上一船乡愁！

山里山外

野蕨的脉路
编织出远古的洪荒
一条小虫醉卧在上面
沐着月光浴
泉水操琴：叮当……

远处
澄江如链，紧紧地
将“卧虎”这头
巨兽捆绑
听！长鸣的汽笛
就是它的
吼叫声

词韵

诗风

暮山溪·九峰公园晚景

■赵秋鸿

余晖西逝，乐曲飘然起。
晚翠入衣襟，拥轻风、灯光旖旎。
踏歌松胯，碎月映眉翠，沉醉你。
皆远弃，杂念随飞矢。

场宽人挤，队列方圆徙。
和拍体肢舒，不在意、肥桃瘦李。
月移星灿，如此景依依，唯一念，
强自己，不息追音微。

啊凉冬

■林含韵

撷拾一撮麦粒
内括晨起的第一米阳光
“唰唰”两声
苍凉浅淡 浅淡苍凉
裹着季节幻变的干瘪
笑叹谁划拉了一抹印花风帘
去年
冬阳下平锅里翻腾的胡辣汤
是那老北京读物中
我最最爱的吃食
转而波洒成一地污痕
蝗虫纷飞而至
唏嘘此非初次
凉冬啊凉冬
我们已许久不见
想来是风威威 雨瑟瑟
朝露易逝 飞鸟无痕
如《哀莫殊斐尔》所言
我洒泪向风中遥送



小竹园（油画）

朱辉军



第三百五十八期

品牌版面

御史杨晨：鉴洋湖中的自由生活

■潘雪梅

在鉴洋湖湖心沙洲上建造精致的西式别墅时，清朝御史杨晨心中想到的是陶潜《归去来兮辞》之中的那句“倚南窗以寄傲”，遂以“寄傲轩”为之命名。时值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刚刚跨入耳顺之年。而此时，距离他辞官回到家乡已经 8 年，早已阅遍沧桑，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都努力了，该放下的也就放下了。于是，他从时间的锁链中挣脱出来，从另一个节点上开始建立一种自由生活。

当他站在鉴洋湖的湖光山色中，望着新建成的湖墅，心中交集百感——前路的丰饶记忆里，享有神童之誉的他，有着 15 岁府试第二、18 岁中举、32 岁进士的荣耀，也拥有翰林院庶吉士、充国使馆协修、御史等平民不可及的身份。他有胆魄，心中有家国；上关心强国之道，下关心百姓疾苦。国强民乐，这是他曾经的理想国，也是不少仕途中人的普遍理想。但一个人的理想世界往往抵不过现实风雨的摧残，早在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海战，朝廷的败绩令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他非常气愤，一度萌生退意，但曾经的理想观并未让他立即做出辞官的决定。随着大清帝国的日渐式微，他年轻时构建起的人生坐标发生了偏差，意欲重建自我的时间秩序和人生秩序。这几年来，他不断地思考、摸索，寻找自己的路。光绪二十三年（1897），母亲的逝去，立即成为他辞官归乡的有力借口。他并非鲁莽地辞官，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向命运宣战，他曾对人说：“吾台襟山带海，交通阻隔，甬人始置轮船，雇用洋人司收纳，动遭苛待。”大概就是洋人的“苛待”让他暗下决心发展家乡台州的航运事业，以对抗其压迫。

一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性格与时代共同赋予的，如果杨晨没有耿直的性格、强大的内心，没有做一番事业的宏伟理想，没有民族主义精神，他不会放下权重的官宦身份，甘愿辞官归家，也不会开通甬台沪之间的航运事业，开创台州近代工商业的先河，以及拓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任黄岩县（今台州市黄岩区）教育会首任会长，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身份的转变，也令他生命的轨迹摇曳生姿。

辞官回到台州，杨晨作别官宦身份的光环，从容地把后半生的时间交给了辽阔的水域。胸有万壑的他，从航运事业开始，亮出了实业家的新名片。从此，水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精神的最终归属地。水，流动、无涯、包容，蕴含无限的远方，暗合彼岸和理想的隐喻。不知是不是命运的安排，他的后半生再也没有离开过水域。而且，与鉴洋湖结下不解之缘。

当他第一次脚踩着鉴洋湖湖心岛潮湿的土地，极目远眺，湖水荡漾，清澈流淌，白鹭翩然，水鸡拍打打着翅膀从湖面上划过美丽的弧线时，他的心中一动，萌生了居于此的念头，并于后来如愿建起了名噪一时的“湖墅”。但当时他看到的不仅是美景，更是其中的问题——这汪由古海湾保留下来的泄湖，由于时间久远，湖区河道弯曲，沙洲众多，水道不通，满浸四周，经常为灾，不利于农业生产。

杨晨脑海中突然产生了大胆的念头：围湖筑堤，可以涵养水源、保护农田。变灾为利的想法很快得以实施，杨晨首资，在当地乡绅中间引起反响，院桥工商人士和龙湾、南舜谱等士绅们纷纷捐资。当地的群众则自愿出力，或尽义务，或少拿工钱，经一年多施工，湖堤建成，蓄水千亩。

蜿蜒的堤坝，仿佛是鉴洋湖上的一幅隽永的画卷，那是杨晨用心去描画的，亦是 he 美好愿景的一部分，但这并非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想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新农事之所。于是，他又出资买了首批桑苗，种在湖堤上，把它们分段包给农民，由他们免费采摘，前提是必须培养好桑树。这样既能保护湖堤，又激发农民的养蚕热情，可谓一举两得。鉴洋湖边的桑蚕学校就是他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的，与其说杨晨是在书写个体的人生理想，不如说他正在引导一个群体进行突围。一段时间后，他欣喜地看到农民种桑养蚕水平不断提高，乐业安居。

而围绕鉴洋湖所做的一系列改变，也让湖中环境和水质发生了变化。后人作《山水记》，以优美的文笔还原当时的情境：“鉴洋湖，纵一里，横五里。为东南巨浸，中有沙洲芦荻。水多银鱼，长寸许，如小薤叶，色白如银，味最美。击楫中流，恍如刻中风味。”昔日鉴洋湖的风姿如许，杨晨功不可没。

无论是御史杨晨，还是实业家杨晨，最后，都绕不过文人杨晨的光环，鉴洋湖，终成 he 寄予文士情怀的栖息地。

今日烟波浩渺的鉴洋湖水间，已不见当年精致的西式小别墅“寄傲轩”的片羽，但可以想见光绪年间，伫立于湖中央的小洋楼是何等气派，于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间是何等出众。时代变迁，当年的辉煌已无踪可觅，主人杨晨的心境倒可以从“寄傲轩”大门两边的一幅楹联中窥得一斑。

上联：金马碧鸡，携手青山赴倩影。
下联：银鱼紫蟹，盟心白水会忘年。

这幅笔法苍劲的楹联，是杨晨在寄傲轩落成后不久亲笔手书，楹联中所说的金马、碧鸡是湖畔两座名山——马山和鸡笼山，银鱼、紫蟹是湖中两大特产，赏名山、品鱼蟹，是何等的潇洒快意。在这些文字间，已隐约透露出 he 内心深处的山水情怀和浑然忘忧的出离之感。不知是从这一刻起，他把身心的归属地，一并交给了鉴洋湖的山水。

从杨晨的生卒年月（1845—1922）不难看出，他最后归隐鉴洋湖时正处于历史的重大变革期，一个帝国王朝的陨灭和一个新时代的兴起。飘摇中，他或许已经看透风云变幻、世事变迁。透过门外的湖光，视野极处是一片苍茫，湖水带走往昔，重建朝代更迭间被摧毁的秩序，并非易事。而适应变迁的动荡，大概唯有山水的宁静。

“门外湖光十里碧，座中山色四周青。”杨晨在湖墅四周遍植名贵花木，南侧还建有一玲珑剔透的凉亭，称“湖心亭”。在此，他著书、垂钓，过着潇洒的林泉安逸生活，为后人的想象增添了多维的空间。

即便是隐居，杨晨也注定要闪光，为闲适的生活增加亮度，为文学事业开拓新空间。创立于咸丰十一年（1861）的“月河吟社”，因太平军入侵而中断，杨晨牵头重新串起新的链条，延伸文脉。遂与文人南舜谱、王舟瑶等在“寄傲轩”重新组建文人团体，仿唐代“香山九老”定名“九老会”。每年逢农历三月三（上巳）、九月九（重阳）春秋二季邀集诗友，游湖赏景，吟诗作赋，交流作品，编纂成册，其乐无穷。值得一提的是，“九老会”得到传承，由黄岩文人组建的“新九老会”至今仍不定期开展活动。

回归文人身份是快乐的，吟诗唱和，畅意在自由的文字间。其中两次与友人畅游的经历对杨晨来说，意义非凡，且成为文坛上的佳话：一次是民国二年（1913），杨晨邀友春游鉴湖，作诗数律，和者三十五人，得诗七十五首，汇编成册，名曰《湖墅倡和集》。文人雅士常游湖吟诗，有“桥横群水合，山断夕阳疏”之句；另一次是民国七年（1918）十月杨晨生辰，又邀诗友，会于湖滨马山之麓生圻，复作诗八绝，和者三十四人，得诗二百九十余首，又汇编成《生辰倡和集》。

杨晨晚年隐居的生活可从《湖墅》一诗看出：扁舟散发欲何之，早向烟波理钓丝。一曲鉴湖双桨卧，四明狂客几人知。桃花浪暖鱼初上，芦苇霜清蟹共持。拟傍水仙祠结屋，棹歌归趁夕阳时。

民国十年（1921），清逊帝溥仪送给杨晨“仙桂重芳”匾额一块，大概是羡慕杨晨自由、洒脱和超拔的人生姿态，这样的生活，对于处于深宫的他而言，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如果说晚号“月河渔隐”的杨晨晚年恣意闲适，纵情山水，那就错了。他的湖墅“寄傲轩”三字，既有闲趣又有风骨，小处寄情，大处言志，透出了一个人的气度，这是当年“铁面”御史的气度，也是一个文人的气度。除了文事活动，他在“寄傲轩”中勤于著书，著作丰富——其中《三国会要》一书，研究“三国”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国内典籍仅此一部，另有《崇雅堂诗文稿》《敦书咫闻》《瀛洲咫闻》等。

把一座湖当成精神坐标，杨晨像鉴洋湖的主人一样，以淡然和远视面对尘世，以敬业的精神著书立学，以超拔的姿态追求精神的自由，抑或就是以五柳先生为榜样，以退为进，摆脱尘网的束缚。他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在鉴洋湖中拥有的自由生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境界呢？

1922 年，杨晨的诗中出现过多次的马山，成了 he 死后墓葬之地。即便是离去，他也没有离开鉴洋湖的怀抱，依然看得见鉴洋湖涟漪的波光，听得见湖中清脆的鸟鸣。

其实，无论 he 身后安身何处，他都会久久地注视着这方寄托 he 美好情怀的水域，植树、种花、垂钓、作诗、著书，在舟楫中一抒胸臆，纵情吟咏……

注：杨晨（1845—1922），字定勇（孚），光绪三年（公元 1877 年）进士，山东、四川道监察御史，著《三国会要》《三国志札记》等。



制图：郑茹昕